



金秋雅称美如许

钱国宏

“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”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更是人们放飞思绪、纵情高歌的时节。古往今来，许多文人墨客予秋以美丽、高雅的称谓，使我们从中感受到汉语言的博大精深。

三秋。古时候，人们把农历七、八、九月三个月分别称为“孟秋”“仲秋”“季秋”，简称“三秋”。唐代诗人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有“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”句。清代纳兰性德《与顾梁汾书》中云：“天清气朗，时值三秋。”

九秋。秋季共90天，分为九旬，故又称“九秋”。晋代张协的《七命》诗中有“啼三春之溢露，溯九秋之鸣蛩”句。唐陆畅《催妆五首》之一写道：“闻道禁中时节异，九秋香满镜台前。”

九和。古代以“九”为金的成数（“成数”泛指

比率），秋属金且气和，所以称秋季为“九和”。《管子·幼官》中载：“九和时节，君服白色……”尹知章注：“金成数九，金气和，君则顺时节而布政。”

金秋。按五行推算，秋属金，故称秋天为“金天”或“金秋”。唐代诗人王维在《奉和圣制天节赐宰臣歌应制》诗中写道：“金天净兮丽三光，彤庭曙兮延八荒。”秋季天高气朗，日、月、星辰显得更加明艳。唐代陈子昂诗曰：“金天方肃杀，白露始专征。”意即金秋季节萧瑟寒风初起，白露时分开始发兵征讨。

素节。唐代文学家王绩有诗云：“忽见黄花吐，方知素节回。”看到菊花绽放，就知道是秋天回来了。北宋文学家、史学家欧阳修有诗吟咏：“我来夏云初，素节今已届。”当我来时，正值夏末；如今归来，已然到了秋季。

金素。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撰写的《昭明文选》辑谢灵运诗有句“述职期阑暑，理棹变金素”，说我去述职的时候，还是夏末；现在准备启航了，却已变成秋天了。唐代学者李善注：“金素，秋也。秋为金而色白，故曰金素也。”

素商。按五行之说，秋天色尚白，故有此称。元代马祖常的《秋夜》诗中有“素商凄清颭微风，草根知秋有鸣蛩”句。秋天到了，迎面的风变得微凉，草丛中的昆虫知道秋天已至而鸣叫。

西陆。西陆是28宿中的昴宿别名。晋代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云：“日行西陆之秋。”唐代骆宾王《在狱咏蝉》句“西陆蝉声唱，南冠客思深”，意即深秋季节蝉叫不停，蝉声把我这囚徒的愁绪带到远方。

劲秋。因秋风劲吹，故有此称。晋代陆机《文赋》中有句：“悲落叶于劲秋，喜柔条于芳春。”

泰秋。泰，物丰，谓其时安泰吉祥。《管子》中载：“泰秋，民令之所止，令之所发。”“泰秋，田谷之存于者若干，今上效谷以币。”

白藏。按五色学说，秋色为白；秋又为收获储藏季节，故有此称。《尔雅·释天》曰：“秋为白藏，冬为玄英。”因此，“白藏”为秋天的别称，“玄英”为冬天的别称。

商秋。因晚秋寒风凄厉，故以“五音”（宫商角徵羽）中的“商”音相应，所以秋天也称“商秋”。晋代潘尼《安石榴赋》中有句云：“商秋授气，收华敛实。”由此，又演化出“金商”“商序”“商素”“商节”等秋天的雅称。三国时魏人钟会所作《菊花赋》中云：“捭葳蕤于苍春兮，表壮观乎金商。”明人夏完淳《张景阳苦雨》诗中写道：“雪露团素节，金风扇商序。”晋人张协《七命》中载：“若乃白商素节，月既授衣。”“授衣”，备制寒衣，也是九月的代称。唐代李迥秀《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风字》中诗云：“重九临商节，登高出汉官。”

爽节。秋季天高气爽，故有此称。南朝齐诗人谢朓《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六首》中有“溯情协爽节，咏言兴德音”的句子。

秋日、秋节。汉人刘桢《赠五官中郎将》诗中云：“秋日多悲怀，感慨以长叹。”汉班婕妤《怨歌行》中云：“常恐秋节至，凉飙夺炎热。”

素律。前蜀韦庄《三用韵》诗云：“素律初回驭，商飙暗触襟。”意即初听到这秋天般净雅的韵律，不禁心神沉浸其中。

旻、九旻、西旻。也指秋天。《尔雅·释天》中说：“秋为旻天。”谢灵运《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》诗云：“秋岸澄夕阴，火旻团朝露。”夕阴，傍晚阴晦的气象；火，心星，初秋时西流隐没，故为秋候。唐代韩鄂《岁华纪丽·重阳》中载：“重阳佳辰，九旻暮月。”秋季位在西方称旻，所以秋季又称“西旻”，如明代汤显祖《彪赋》有句“夫何山中之一兽兮，受猛质于西旻”。

凄辰、凄序、萧辰。“秋入江湖暗，风生草树悲。”秋天是肃杀无情的，故有此称。北周庾信《和颖川公秋夜诗》有句“叶黄凄序变”。唐代诗人岑参《暮秋山行》诗句“千念集暮节，万籁悲萧辰”，均含有悲秋的味道。

清秋、高秋。柳永《雨霖铃》词中云：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，冷落清秋节。”汉代宋子侯《董娇饶》诗中云：“高秋八九月，白露变为霜。”一个“清”字、一个“高”字，都抓住了秋季天高气爽的特点。

霜天、霜日。庾信《和裴仪同秋日》诗云：“霜天林木燥，秋气风云高。”李商隐《所居》诗中也有“水风醒酒病，霜日曝衣轻”句。这里的“霜天”“霜日”非指下霜，而是形容秋天的高洁，均指秋天。

秋令、秋年、秋序、秋绪。现当代作家郑振铎在《蝉与纺织娘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夏天与秋令的虫声，便是截然的两样。”南朝齐人王融《在家男女恶门诗》中写道：“冰开春日，兰败秋年。”唐人李嘉《至七里滩作》诗云：“万木迎秋序，千峰驻晚晖。”南朝齐人张融《海赋》中写道：“春代秋绪，岁去冬归。”



趣谈古代快递

蔡璐

双十一的狂欢，如同盛大的庆典，点燃了全民购物的热情。当我们在享受这个购物盛宴时，不禁回溯到古代，探寻那个时代独特的快递方式。

商周时期的快递业尚处于萌芽阶段，但已初具规模。人们称快递员为“轻足”，他们身着特殊的服饰，肩负着传递公文和军情的重任。这些“轻足”，就像现代的快递小哥一样，奔波在古道的驿站之间，传递着各种信息。

秦朝时，“轻足”的称呼逐渐被“驿使”所取代。他们的任务依然是传递公文和军情，但已经有了更加严格的交接和登记制度，同时，对驿使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老弱和不诚信之人被禁止担任这一职务。

汉代，快递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驿使的服饰由黑色转变为红色，标志着快递业的繁荣和

发展。同时，封装工具和手段也变得更加多样，根据物件的形状、大小，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包装袋。这不仅保证了邮件的安全，也提高了运输的效率。

进入唐朝，公文邮件的封装更是要用囊封。封泥不仅有保密作用，还有等级之分。封泥越多则表示邮件越重要。这一制度的实施，使得公文邮件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

清朝时期，政府对送快递的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。文书上标注“马上飞递”字样的快递，需要用日行三百里的速度飞快送出。如遇紧急情况，则可以写“六百里加急”或者“飞折八百里驿递”等字样。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影视剧中的“八百里加急”。这种快速的快递方式，使得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地传递，在当时的政治、军事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

《驿使图》壁画砖
是我国已发现最早古代邮驿形象

古代的“快递”业虽然与现代有所不同，但它们都承载着信息传递的重任。无论是商周时期的“轻足”，还是唐朝的“驿递”，抑或是清朝的“八百里加急”，都是为了将信息及时、准确地传递到目的地。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快递业中，成为了我们今天享受便利生活的重要基石。

讲不完的敦煌故事

李剑

里”的奋斗曲。

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总是有其必然与偶然的焦点，并相互交织。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，王道士无意间揭开了敦煌藏经洞的神秘面纱，发现大量佛教经卷、社会文书、刺绣、绢画、法器等等珍贵文物，让敦煌再次成为世界焦点，这原本是历史的偶然事件。而在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里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、八国联军的入侵、文物保护意识淡薄、经费短缺等问题的存在，让斯坦因、奥勃鲁切夫、伯希和等外籍人士以考古、教育、学术交流等名义劫掠走大量文物，让敦煌宝藏重见天日即惨遭浩劫，令人扼腕痛心。或许，敦煌藏经洞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它的命运是悲惨的。所幸，纷乱的年代里，总还有一些清醒而坚定的人，著名学者罗振玉提请学部将敦煌藏经洞剩余经卷收归国有，使敦煌文物不再大量流失，王国维、蒋斧等学者出版《鸣沙石室艺术》《敦煌拾零》等著作，刘复、胡适、王重民、向达、姜亮夫等满怀爱国热情的学者，或抄写，或翻拍，将大量敦煌文献资料带回国内加以研究，更有郑振铎、傅芸子、孙凯、陈垣等大师级学者，不断开拓敦煌学研究领域，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脚步，从动荡到存亡，从寻梦到归来，敦煌宝藏经历过艰难而又辉煌的过往，都折射出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困顿与奋起。敦煌学如今已成为当今世

界上的一门显学，但在很长时间里，因为较为复杂的社会原因，我国敦煌学研究发展一直较为缓慢，曾一度流行的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国外”的说法，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隐痛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，在季羡林、段文杰等学者的带动下，中国学者接力奋斗，战胜文献资料不易获得、研究技术水平落后等困难条件，取得了十分辉煌的研究成果，先后创办《敦煌研究》《敦煌学辑刊》等学术刊物，多次举办国际性学术讨论会，并使敦煌学正式延伸为“敦煌吐鲁番学”，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，当今国际学术界已公认中国是敦煌学研究中心。历史滚滚向前，当数字化、全球化的时代到来，我国在加强敦煌学学术研究的的同时，自1994年起，为促进散藏于世界各地敦煌藏经洞文物的综合利用，中国加强与英、法、俄、德、日等10余个国家的敦煌文物收藏单位国际合作，推动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建设和虚拟回归，使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物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陆续“魂归故里”，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全球共享，使敦煌宝藏更为深入全面地研究保护，成为“人类的敦煌，世界的敦煌学”。

一眼千年的敦煌，它的故事不是一部《寻梦与归来：敦煌宝藏离合集》所能讲完的。回望敦煌的曲折发展，所触尽是中国人敢于在逆境中抗争的勇气，而走近敦煌，感知诉不尽的情怀，正是为了延续守护和研究敦煌的故事，书写未来的美好画卷。

从记事起，我最热衷往爷爷院子里跑，因为能欢快地折腾，不惧约束，因为可尽情地吃零食解馋，不受管制，更因为有很多妙趣横生的故事，从爷爷那漏风的嘴里讲出来，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。

那一个个故事让我模糊地懂得了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我问爷爷怎么会像个文曲星般无所不知，爷爷摸着我的头打趣道：“我也要备课学习的，要不就没有故事讲给乖孙听喽。”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，故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，点燃了我更多求知的欲望，让我烦躁的情绪变得安静下来，好奇这位佝偻的故事“篓子”又能给我带来怎样的精彩。

“爷爷你真厉害，给我看看你的教案笔记吧，我也想学习。”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要探究一下爷爷是真爱备课还是假备课。没想到爷爷听后满心欢喜，竟然拿出了一本本的剪报。剪报分门别类很整齐，像极了他做人做事利索的模样。这原来就是那盛放万花筒般故事的百宝箱啊！我一页页翻看，发现他把认为对家庭成员有用的文章都一一剪下来，哪怕是豆腐块大小的中缝，爷爷也绝不放过。他会用裁纸刀轻轻划出小口，再用剪刀沿口子剪下来，整齐粘贴在起好名字的本子上。

剪报的封皮是牛皮纸装订的，爷爷用钢笔字工整地标注着《囡囡的故事册》《日常养生册》等主题剪报册的名字，不同的册名拿给不同的人看，讲给不同的人听，方便明了。诸如爸爸的木工册，妈妈的裁衣册，奶奶的煮饭册，二叔的修车册，他都会收集相应的报章内容，只为用得上时做事人不挠头，有巧劲、省时间、出活漂亮，这就足够了。爷爷还会用红墨水笔做出关键标记，想来是不愿读长篇大论的，可以看浓缩版的标记提升生活效率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可敬天下爷爷心。

看到爷爷的剪报册，我也有了无限动力，能做手工，能长知识，还能炫耀学来的故事，这一箭三雕的美事，想想都充满了乐趣。我拿过刚买的报纸，磕磕绊绊读过一版后，就迫切地把感兴趣的内容方方正正地剪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粘在本子上，也开始做我的剪报集。爷爷告诉我：“看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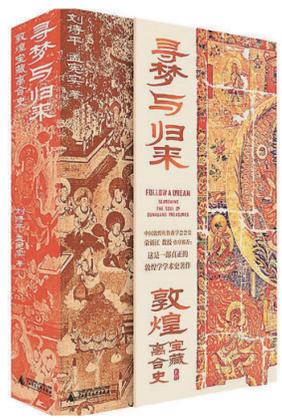
我是爷爷的剪报「搭子」



佰未

了就大胆地剪贴，别犹豫！”想想也是，这知识是拿来用的，剪报就是备忘和复习，剪坏了咱也有笔和透明胶做补救。渐渐地，在一张张铅字墨香的报纸里，在自己动手剪辑成册的文字宝库里，我汲取了很多知识，丰富了头脑，潜移默化地滋养着自己的精神世界。彼时爷爷也戴着老花镜，剪下养花的内容，时不时地我们祖孙俩还交头接耳说说“剪”到的新知识，在你讲我学中快乐地交流着。

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，爷爷用实际行动为我树立了不可撼动的学习好榜样，是他激发了我读书看报、热爱文字的兴趣，也从中培养了我勤于思考、善于总结的能力。至今那一摞摞早已泛黄的剪报，无声地链接了我们祖孙俩走过的所有温暖无价的时光。每每翻看，是亲情的想念，是往事的追忆，更是精神的指引——指引我与与时俱进，始终保持学习的节奏：多知道、多了解、多体会、多记录、多运用，让文字的芬芳墨香点缀每个平凡的日常。



《寻梦与归来》

刘诗平、孟宪实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敦煌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也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。这一处令无数人前往寻梦古今的“国家宝藏”，不仅投射出近代中华民族的荣辱沧桑，更储存着跨越时代和国界的历史记忆。《寻梦与归来：敦煌宝藏离合集》是一部敦煌学学术史著作，全书分为《伤心敦煌》《四海寻梦》《魂兮归来》三编，如果说上编《伤心敦煌》回顾百余年来敦煌宝藏颠沛流离的往事，是一部“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”，中编《四海寻梦》梳理中国学者呕心沥血在世界范围内搜罗资料，加强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往事，是一部追寻和研究国宝的寻梦历程，那么，下编《魂兮归来》所聚焦的敦煌学正式延伸为“敦煌吐鲁番学”，并与丝绸之路紧密结合的历程，则是一部接力研究、让宝藏“魂归故